

日本著名建筑设计丛书

东京都立大学

新校园的规划与设计

[日] 彰国社 编
杨小敏 艾宏波 译

-64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日本著名建筑设计丛书

东京都立大学

新校园的规划与设计

[日] 彰国社 编

杨小敏 艾宏波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2-498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京都立大学：新校园的规划与设计 / [日] 彰国社编；杨小敏，艾宏波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日本著名建筑设计丛书)

ISBN 7-112-06988-2

I. 东… II. ①日…②杨…③艾… III. 高等学校—建筑设计—日本
IV. TU24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3045 号

Copyright © 1993 by SHOKOKUSHA Publishing Co., Lt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KOKU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Japan

本书由日本彰国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白玉美 戚琳琳

责任设计：刘向阳

责任校对：赵明霞

日本著名建筑设计丛书

东京都立大学

新校园的规划与设计

[日] 彰国社 编

杨小敏 艾宏波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伊诺丽杰设计室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7 1/2 字数：280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69.00 元

ISBN 7-112-06988-2

TU · 6229 (1294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座谈会	
有关“空间”的“个体历史”之继承与新生	5
——以都立大学的搬迁与新建为中心	
池田武邦・大谷幸夫・高桥就一・长仓康彦	

东京都立大学新校园・图片文件	
设计方案・设计资料	17
总体规划	24
大谷幸夫	
用地条件／设施配置规划／环境与景观规划	

实施设计	30
平野忠夫	
本部・文科系区	32
交流区	52
理工系区	82
体育系区	100
智能校园规划	113
石黑文义	

基本规划的规划条件	114
长仓康彦	
规划的基本方针／大学的规模／规划的一般条件／面积规模	
东京都立大学设计与施工者名单	119

有关“空间”的“个体历史”之继承与新生

——以都立大学的搬迁与新建为中心

池田武邦·大谷幸夫·高桥訢一·长仓康彦

对迁校的评价

长仓——都立大学迁至新校址已近一年了，现在正值学生入学考试阶段，其考试结果是我们所非常关心的。也有人认为，这个结果将成为对我们新校园的一种考验。

高桥——那么报考的人数如何呢？

长仓——这方面是呈上升趋势的。尤其是理科的状况有所好转。目前入学考试的结果预计在12月份公布下来，现在虽然还没有开学，我们已经要求那些被推荐入学的工学部学生每个月来学校一次。从让他们写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大家对新校园，对新都立大学都抱着相当高的期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新校园已经获得了良好的反响，首先老师和学生们都普遍反映说“迁校迁得好”，所有的这些也都多亏了今天在座各位的大力协助，在这里我谨代表校方再次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次迁校项目的实施历经了十七八年的时间，起初也曾有人建议不迁移学校而是直接在当时的校址（目黑）上进行重建，等等诸如此类的争论持续了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也曾有过将立川作为建设用地的提案，甚至拜托都知事亲临立川考察，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最终未能实施。

高桥——幸亏没有建在立川呢！（笑）

长仓——这样讲也许对立川的各位有些失礼，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起那时候的事情了，也许是大家都对现在的新校园比较满意吧。

因为是要搬到郊外去，当时有很多人感到担心，尤其是文科方面的老师们对此非常关注，我也为此几次被叫去与文科的教授进行沟通……

高桥——被问惨了吧？（笑）

长仓——被叫去说明了好几次，不过最终还是决定搬迁，这也正是现在越来越多教授文科的老师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留在学校里从事工作的原因吧。因此，我认为所谓环境，对人来讲还是极其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校方对这次的搬迁工程还是非常满意的，不知道参与设计工作的各位对此如何评价呢？

对于将具有悠久历史的目黑旧校址全部搬迁这件事，大谷先生好像曾写道“必须各方周密考虑以后再做决定”，是吧？

大谷——是的，但不知我当时所提的是不是都已经实现了，对此我不太自信。

只是我认为，所谓大学应该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东西。我自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旧制府立高中时代的事情多少还知道一些。在那里，我曾参加过类似校际比赛的各种体育活动……我的母校也是和那里差不多的地方，所以我本人对旧校园是非常留恋的。要离开故土搬去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会留有无法抹去的回忆。因此，如何将大家的这种感情在新建筑、新校园中表现出来，或者说，如何将我们迄今为止所孕育生成的东西作为一种继承在新校园中加以体现，成为了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课题。

同理，即使是作为一般的再开发也应该是一样的。将一直以来的所有东西全部抹去，去建造一个全新的，在这一点上就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很可笑。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去传达历史所形成的那种东西呢？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课题。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十分单纯的想法。都立大学的校园迄今为止一直是在世田谷和目黑。现在，我们将它们移至多摩。将原目黑校区作为文科移至第1区，原世田谷校区作为理工科移至第3、4区。之所以采取这种手法，首先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要将原来的校园原封不动地搬去那里”。其实，第2区原本就呈瓶颈状，新校园的这种地形也是促使我们采用这种布局的原因之一。

长仓——下面，我们将进入到诸如将哪块用地用作哪种功能之类的具体话题。关于顺利地进行分区这件事，您刚才所说的听

起来挺有说服力呢。

大谷——是挺顺利的，几乎没有什么争论就决定下来了。

长仓——是啊。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我们掀开模型盖子的一刹那，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叹说：“啊，原来是这样啊”，新校区的布局一下子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我们测量了一下新校园至车站的距离，发现基本上与原校址等距，因此也得到了大家的首肯。只有工学部的老师们表现出“怎么和原来一样远啊”的情绪。（笑）

池田先生除了这次郊区校园设计项目之外，还设计了工学院大学等位于东京都中心的一些学府，您对于这次的工程不知有何感想？

池田——我也和大谷先生有同感。我自己，不仅是这次的校园，也在做着各种再开发的项目。我对于那种像在东京把经过江户时代沉淀的土地所蕴含的那种历史的东西随随便便地清除，而去制造一种完全与过往的历史毫不相干的、所谓全新的事物的做法非常抵触。

欧洲的大学不是到目前为止仍保持着中世纪建筑的原貌吗？那种经过历史沉淀的建筑，蕴含着我们近代建筑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达到的一种深刻的境界。因此，对于这次的校园项目，我们一直坚持了一种理念，那就是我们要建造一个能显现时间深度的、具有历史沉淀感的新校园。

这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决定了学校的搬迁。但是，我们希望尽量避免出现那种新校址又变得渐渐容纳不下又要搬往其他什么地方事情。这次，由于社会环境以及大学本身，与其发端的时候相比变得截然不同，因此，学校就自然地有了她需要被搬迁的理由。那么，这个建造于20世纪末的新校园，我们希望使她至少美丽1个世纪，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是数个世纪。使她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一座不断积淀历史的建筑，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思想。

高桥——目黑的旧校园面积是多少？



长仓康彦

1929年——出生于东京
1953年——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专业毕业
1957年——东京大学大学院（旧制）辍学
1957年——东京都立大学助手
1962年——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
1972年——东京都立大学教授
1972年——荣获日本建筑学会奖
1980年——荣获建筑业协会奖
1989年——东京都立大学工学部部长

主要著作

《学校环境论》（1982年 第一法規）
《开放的学校》（1972年 NHK丛书）

主要设计作品

‘东京都立大学旧工学部校舍’、‘日本女子大学附属初中高中’、‘目黑区立宫前小学’等

长仓——大约66000m²左右。

高桥——那就相当于20000坪。

当时的学生数量如何？

长仓——如果不算世田谷和深泽地区的理工学部大约是2400人。其中走读的学生大约是2000人左右。另外还有附属高中，差不多有900人。

高桥——我目前正在进行郊外型校园的方案设计。大阪艺术大学就是一个郊外型校园的典型例子。而且，我现在同时还在进行东京都中心重建型校园的方案设计。

长仓——是东洋大学的白山校园吧？

高桥——对。那里是东洋大学的创立者井上円了白手起家的地方，也是我们刚才话题中所涉及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它占地18000坪，学生约7000人。所以，举个例子，就像是在厕所里要枪一样。只是，学生不移动。简单地说，就是先盖好一座建筑，把学生先放进去再接着盖下一座。

长仓——那个建筑有多少年历史了？

高桥——井上円了先生开始在那里修建是

在明治后期。

从这点来讲，正如刚才池田先生所说的，其实就是要在城市的里面建一座校园，使之在那里再生。这不仅仅是学校自身的问题，也是属于那个地区整体上的问题，如果从该地区整体规划的方面去考虑，把学校搬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地方，还是让我觉得有些不合情理。从整体规划来看，大学应该处于文教区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的搬迁令人颇感遗憾。

但是，这次的新校园尽管属于郊外型校园，可从其整体的环境方面考虑的话，我觉得她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对于都立大学的环境本身，说句心里话，我原本还是希望在旧校址做的。

长仓——您是说再开发？

高桥——是的。我觉得这样地方更为宽敞，差不多有70000m²。当然，如果是2000名学生的话……。

长仓——只是，因为原深泽校区那部分也要迁进去，所以……

高桥——是啊，这正是问题所在。坚持原地不变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作为像我这样的外人可能是无法理解的……但是，现在，我们只有超越这种种的犹豫与不安，着眼未来，去祝福这个新校园的兴旺成长。

长仓——您说得不错。

旧校园用地的再开发

长仓——最近，目黑校园用地的利用都是由东京都来决定的。就像是350户的都民住宅及都营住宅与其地下设施中的自来水蓄水池一样。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要把差不多10000m²的地表面积进行重建。而且，还将和从前的附属高中一起，由目黑区列入区民设施之中。

高桥——那块用地，说句玩笑话，作为东京都的艺术剧场什么的倒是最合适的。

长仓——都立大学与其附属高中之间的关系曾经一度仅限于，附属高中的校长是从大学里选出来的，还有就是大学在附属高中中进行教育实习等等而已。但是，由于二者之间原本就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如果以附属高中为中心，改良旧校用地的整体环境，比如说把她建成类似于成人教育中心性质的一个文化教育基地是比较理想的。希望在这方面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池田——那太好了。

高桥——从长仓先生的立场来看，那是作

为一种义务，他历尽千辛万苦负责搬迁方面的工作。相同地，如何处理旧校址用地也是非常重要的。

长仓——是啊。

高桥——旧校址用地其实真是一个好地方。只有新旧两方面都成功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如果旧校址用地的利用不得当的话，我们也就失去了搬迁的意义。

长仓——正如大谷先生所说的，我们在将历史继承于新校园的同时，还应该时刻将旧校的事情放在心上。

大谷——总体规划的实施实质上历经了半年左右。在当时时间不充裕的情况下所感受到的，是我们对自己到底要在这个地区留下些什么缺乏事先的考量。而我觉得那恰恰是我们所不能不考虑的东西。关于把学校整个搬走这件事，固然，学校有权将自己多年以来形成的东西作为固有的财产全部搬走。然而，大学一直是靠了她周边的街区地，以及社区等等的支持才能一路走来形成今天的规模。即便是将学校搬走，却谁也无法将她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东西带走。

高桥——它们的确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

长仓——目黑校自昭和7年（1932年）以来就与她周边的地区一起孕育成长，它们所形成的这种特定的城市环境是不容忽视的。

大谷——您说的没错。对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涉及，我自己也觉得非常不合适。

但是，作为我来讲，在当时的情况下，真的很难说清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留下些什么。

长仓——倒不是说收尾工作的问题，不知道您是不是指在这方面也愿意负起一定的责任？我感觉我们好像在很多方面又可以得到您的智慧和指教了。

大谷——即使是现在，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呢。

高桥——确实很重要。

大谷——这方面如果不好好做的话，作为那些从事与城市规划工作有关的人们多少会感觉到些许失望吧。在建筑和开发事业方面，我们一直在追求，一定要在考虑周边地域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城市规划。然而事实上，我们一直是仅仅从观念上反复地想像，如果把某个建筑或是街区拿走而对整个城市没有妨碍的话，那么，是不是说那个建筑或街区原本就与整个社区或者城市没有关系呢？等等。

长仓——我想大学的各位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吧。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池田——我也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总体规划：固有与总体的调和

长仓——这次，我们首先拜托大谷先生为我们作了校园的总体规划，在此之前，我们自己也作了诸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可又觉得这种准备也许会对大谷先生形成不少束缚因此也曾感到些许不安。然而不管怎样，我负责了十二三年的企划或者说是准备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规划设计条件方面渐渐有了一定的方向。在设施、建筑功能、面积等方面不搞明白就不罢休是多数大学人的典型特征，即使是一平方米也要争论不休。接受在这种条件下所形成的规划条件，我想大家当时一定非常辛苦吧。

现在再回头想想，我当时曾经说过，“以大谷先生的总体规划为基础，其后能不断有数位建筑师为我们设计数栋的建筑，这就是我的梦想”。这句话，现在成为了现实。而且，我觉得大家好像也合作得非常和谐，这方面您觉得怎么样？后来大谷先生仍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的吧？

大谷——一旦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很难把它闷在心里不讲出来，这就是我的个性。如果不是平时有意识地加以训练，真的是很难控制。所以，在设计阶段我就相当注意。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一定会非常多嘴，那就不太好了。

高桥——您是建筑专家，不说反而奇怪呢。

大谷——我只是作了总体规划，当进入设计阶段，再以一名建筑师的身份发表各种看法，这种发言是应当具有权威性的。如果当时我能多点儿精神修养，再控制一下自己就好了……。

高桥——您已经控制了呀。（笑）

长仓——原来您有控制过呀。（笑）

大谷——我负责校园的总体规划，在建筑设计方面，比如设施的配置，或对所谓广场型系统的整理，或是关于是否用回廊连接，还有对建筑容积率等的规定这一类，仅仅是决定一个骨架上的东西，其余的就交给大家去做了。从总体上看，大家还算是比较听话的。（笑）

长仓——那方面怎么样？

池田——这次我们在与高桥先生一起合作的条件下担负起综合责任。我对接手大谷先生的规划草案没有丝毫的抵触。极其易于接受就是我当时的第一印象。而且，尽可能的，为了了解大谷先生的真正意图，我们也曾多次让他亲临事务所，向他多方请教，我也切实感受到几乎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因此，我没有丝毫感觉说是由于接手别人的方案而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因为

一直向大谷先生请教很多问题，我们之间也有很多共通的想法，所以具体的设计方案也直接顺利地被采纳了。

其后，在与校方交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得不稍作改动的具体问题，我们也一直和大谷先生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大谷先生的确一直是相当的控制呢。（笑）

如果是大谷先生来做的话，他的设计方法和我们完全不同，因此我想他一定有许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吧。但是，大谷先生却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自己的立场，一切以大局出发，给人感觉十分通情达理。

长仓——这么说，几乎全部的规划草案都被采用了？有没有变动很大的地方呢？

池田——有啊，比如工学部的外形等等……。

大谷——那应该是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担心的地方。理工学部由于试验设备的原因也许会有个别的改动，所以……。

长仓——这也怪我们在这方面给大家的限制和要求太多了。

方案改动从时间上讲也是很棘手的事情。我想大谷先生对这种事情可能已经习

惯了，在有限的时间内，他却做得这么出色，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池田——大谷先生的设计理念非常合理，所以我们很容易接受。

长仓——现在，大谷先生的总体规划模型就陈列在工学部的入口，它完全可以对现在的新校园作充分的说明，因为新校园最后几乎就是完全按照他当时的规划而建造的。

大谷——是啊。

高桥——不可思议的是，都立大学的新校园用地与大阪艺术大学的用地形状非常相似。

正中是一个瓶颈，两侧突然放大。对于这样的地形，我觉得自己20年苦思冥想的东西竟和大谷先生的构想不谋而合，所以，能够毫不费力地接受他的构想。因此，我对这次的规划布局方案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所负责的建筑的位置，如果可以用大阪艺术大学举例说明的话，就相当于最初的一期工程，还有最后的塚本纪念馆，以及位于最里面的体育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而且，再往里面原本应该盖的学生

东京都立大学的历史沿革概况：

以昭和24年（1949年）的学制改革为基础，以旧制都立高中、都立工业专科学校、都立理工专科学校、都立机械工业

专科学校以及都立女子专科学校等6校为前身，作为都内惟一的公立综合大学发展起来。

当时的大学本部、人文学部和理学部位于旧制都立高中的校园所在地目黑区衾町，工学

部位于旧制都立工业专科学校校园所在地品川区大井町。

其后，工学部由于校舍合并的原因，于昭和36年末（1961年）搬至建于世田谷区深泽町的新校园。



目黑旧校园航空照片（右上为地处驹泽公园左侧的工学部校园）

宿舍现在向北侧展开，类似这种事情，说明在我心里也有一套自己的推论。

只有一点我觉得不好意思的就是我所负责建的那座建筑……大谷先生的的确确从骨子里就是一名建筑家，是一个不屈不挠追究底的人……。（笑）

大谷——好像在称赞别人，其实是要把自己捧上天吧。（笑）

高桥——我觉得大谷先生当初所做的总体规划，其实就是为新校园作了一个剪影。这个剪影，非常具有大谷先生的风格。只是，我自始至终都私下或公开地对大谷先生说“一旦被你做的那个轮廓束缚住的话，我就完全画不出东西了。因此，不好意思，我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做”。（笑）在日本设计事务所的展示室里，我一边让大谷先生看模型，一边向他询问说“这个地方我想这样做，您觉得怎么样”，他听了以后脸色铁青，不过还是强忍着情绪，表情痛苦地说“还可以吧”。（笑）

话虽这么讲，如果让我说的话，在感情上，我觉得自己至少达成了大谷先生七成的期望吧。

长仓——那我倒是很想听听呢。

大谷——作为总体规划的重要工作，这是相当于整体或是各部分核心的东西，或是象征性建筑，有的工作是要使重点设施显示出我们应该掌握的固有表现或是性格。其固有性是指必须遵循与象征性紧密相关的整体中所共有的普遍性或是原则，同时，还要能显现设计者以及参与这项工作的大学人的个性。这次项目中的所谓象征性建筑，就要数尖塔、讲堂、图书馆和交流会馆，以及体育馆了。

所谓总体规划，举例说明的话，就相当于只是告诉大家“这不是爬虫类，是哺乳类”。只是，说它是哺乳类，但这里的环境却不是水，所以你不能让它成为鲸。只能点到为止。但是自那以后，你可以让它成为狮子，也可以让它成为野猪，仍然是很自由的，全部交给直接负责的人去决定就好了。

长仓——大谷先生好像曾提到说要把绿地，也就是山坡以南留下来。这一点我们也十分清楚，我们有义务今后长期地对绿化进行保护。然而，您又说在山的南侧建一座神社倒是没有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谷——我的意思是说，除了经过允许的特定的东西之外，不许在那里建任何建筑。

长仓——那就是说图书馆和交流会馆是经过允许建在那里的，可以认为那是符合您意图的吧？

大谷——可以这么认为。

高桥——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对日本设计事务所也非常感谢，他们花在植栽上的钱约20亿日元，既然已经花了那么多钱用于植树绿化，我们就要创造出一块优美的绿地，为此，大家只有奋起努力。绿地建设规划在用地开发初期就开始实施了，当时我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就在我指出的那些地方规划了绿地，我真的非常感谢大谷先生，我们甚至还互相握手言谢呢。（笑）

长仓——说是绿地中只能建经过许可的建筑，看来是真的呢。

高桥——是啊。起初那块绿地看上去空荡荡的。我最早来察看场地的时候，就抓住了国际交流会馆的轮廓线，当时就好像有一种感觉告诉我应该这么去做。

长仓——大谷先生提到了“个体与总体，固有与普遍”，高桥先生提到了“普遍性中的异化”。那么池田先生负责调整整体布局，就可以被认为是“总体”吧？

大谷——说得不错。不过，在给总体定位的时候，一般应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所谓整体形象型的无限大为基准，先对大学有一个整体的把握，然后再将理念上的东西加以形象化的这样一种方法。所谓大学，是由固定的学部或多个部系构成的集合，另外一种方法是说我们通过对这些集合、联系的条件或媒介的整理，从而促进整个大学总体的形成。

长仓——我想谈一下总体这方面。也许是一直以来两座校园相隔太远的关系，总让人觉得各系部之间的融合性不够。尤其是我们这些原来在深泽校区的人对此深有体会。但是，新校园就明显不一样，感觉上比以前联系得紧密了。

大谷——这是好事呀。都立大学就是以后者的方法逐步地形成了现在这个校园的总体环境。

长仓——双方经常见面，相互的理解也渐渐增强了。之所以联系变得紧密，应该也与这方面有一定的关系吧。

大谷——也许是吧。

应该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全体的利益，我们不能做那些各自之间相互制约的事。

这种所谓的“全体”，是没有人需要的。

高桥——我称其为“异化”。

大谷——因此，如果不以尊重各自的固有性为前提的话，就不会得到大家的满足。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就此为止了呢？其实还要考虑到环境条件的问题，也存在理念的问题等等。

长仓——在座都对大学的情况非常了解，所谓学部，都是自成一体的。尤其是我们的工学部，像其中工科系的单科大学大家都是极致的努力，因此，不得不和一般综合大学的工学部比起来总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一样。对于我们来讲，综合性这种东西非常重要，我们也有意识地将这种心情融入到了新校园中。因此，您刚刚所说的情况是的确存在的……。

池田——具体地讲，所说的那种气氛做出来了吗？

长仓——是的。举个例子说，我个人认为校长工作会议，还有全校性的设计工作小组等目前都进行得很顺利。

池田——那很好啊。在我的设计阶段，要从各个不同的学部主任那里听取各种各样的不同要求，那个时候我真是痛苦死了。（笑）

长仓——就是嘛。那个时候必须要尊重个性嘛。但是，现在不同了。

池田——真的是非常的成功。那其实还是环境的关系。

现场的协作

长仓——池田先生，您和高桥先生合作得如何？您好像写过在设计方面决不随便发表意见，是这样吗？

池田——是啊，要是随便插嘴就麻烦了。（笑）

长仓——不过，你们给人的感觉还是蛮默契的，就像是左右臂膀的和谐配合一样。

高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但由于所负责的事各不相同，所以也没法对对方的工作发表什么意见。

我深切感到，所谓现场……反正我没有大谷那么啰嗦就是了……。

大谷——（苦笑）。

长仓——是啊，有关大谷的传闻，甚至连学生都知道呢。（笑）

高桥——我认为只有到竣工那天为止才能称作是建筑的设计。在这个意义上，设计还是比较困难的事。可是，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去思考的话，其实我们一直是受到了大学的各位的鼓励的。

我想讲一件让我特别欣慰的事情。记得那是竣工以后的事了。随着春天的到来，国际交流会馆两侧的草坪上长出了大量的杂草，这时，一个曾在工地现场呆过360天的我们当时的一个工作人员，一个人在那里开始拔草了。过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群学生，也和他一起拔起草来了。据说有三四十人之多。后来才听说，是当时理学部生物专业的老师对孩

子们说“大家一起去除草吧”。

这件事真的让我很开心。每当我设想这个校园的未来的时候，就会想到，一开始的这些老师和学生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对我们设计者来说，就如同神灵所赐的恩惠，是何等的幸福啊。

长仓——好让人感动的故事啊……。对了，各事务所的负责人之间互相交流吗？

池田——经常交流啊。大家就好像是同一个事务所的一样。由于之前在筑波大学的项目中也曾有过合作，所以这次已经分不清楚谁是“日本设计”，谁是“第一工房”了。（笑）

长仓——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呢。

高桥——与池田先生相比，“日本设计”现场的工作人员其实与我在一起接触的时间更长。可能是由于平时池田先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比较忙吧。我和这些人在筑波的项目中曾共事过，所以在一起也比较随便。其实从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打交道，所以对他们也就毫不客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池田——我个人觉得东京都的设计者选定委员会这次的做事风格非常质朴。

长仓——我们是获得了一次极其难得的好机会。

我想，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们给都厅的各位确实添了不少的麻烦，你们说是吧？

池田——是啊，他们真是太辛苦了，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支持。

高桥——我自己都说不清到底给都厅负责建筑以及负责设备的各位添了多少的麻烦。

池田——就是啊。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连麻烦都不添的话，是建不出好的建筑的。（笑）

高桥——说的没错。这次大家真的是相当辛苦的。

非常保守地估算一下，可能花费了建一座普通公共建筑所需时间的5倍。就连我自己也花了5倍的时间，我想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花的功夫比这还要多。所以，这样算来，设计费就显得有点低了，这话直到现在我都很难说出口呢……。

我们这里奉行施工现场主义，也就是说，现场的应变能力是一个关键，这真是太难了。

长仓——您曾经说过，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全都是因为“人和”的关系，是这样的吧？

高桥——是啊。只是，我们所指的“人和”，不是现场的那些头头儿，而是那些二把手、三把手以下的，被我们爱称为“阿頑”



世田谷·深泽的旧工学部校舍（设计：东京都立大学工学部建筑学小组、萩建筑设计事务所）

的人们。

长仓——高桥君在这方面就是有一套呢。（笑）

高桥——哪里，如果不这样叫的话他们就不给我好好干活。

而且，都厅的人对我们相当照顾呢。在差点被骂的时候，也多亏了在现场的都厅的各位的极力庇护。

池田——都厅的人都很热情，可以说是他们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学校的设计。

长仓——那您之前所提到的集体协作也应该包括这一点吧。

高桥——已经算很了不起了。所以，我现在连睡觉都不敢把脚冲着都厅的方向呢。

池田——我觉得这尤其像高桥君的风格呢。（笑）

长仓——对于这点我深有体会。

高桥——真是没办法呀。在现场的时候，一旦碰到都厅的人走过来，我就只能一直低着头往前走。（笑）

长仓——因为站在他身后的我们这些人一天到晚任性地乱说话，使都厅以及大学事务局的各位受累了。

高桥——但话说回来，一天到晚点头哈腰同时也是为了建筑的关系，所以不管谁说什么，都不得不这样做。

长仓——也就是说你是靠这样拉拢人心的吧。在大家面前这样讲也许有些失礼，但总体上确实给人这种感觉。

池田——是啊。

高桥——我们能和这么多的好人一起合作，而且，虽然现在各方面的人事也有所变化，可见了面大家仍然会客气地打招呼说

“那个时候承蒙您的照顾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十分开心。我们能建立起这样友好的关系，对于这次的校园建筑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总体规划与自然的再现

长仓——据说大谷先生在这次的总体规划中特别强调了对自然的再现，并以此作为规划的原点，不知您是否能在在这方面给我们作一下说明呢？

大谷——作为校园规划的一般性理论来讲，大学原本就有着自己固有的活动与传统等等。首先应该把这种固有的东西发展并继承下来。另外，还应该有一种空间的理论，即大自然，也就是周围的街区。我们这次所说的规划就是要将固有的大学同与其分属不同体系的自然以及街区糅合，并使之固定下来的一种手段。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怎么认识自然，怎么认识这座城市以及怎么理解这个大学本身所具有的固有性为基础。

因此，对于自然环境的回应应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多摩当时就是大面积地将丘陵铲平。这都是因为大学要以对自然的恢复以及修复作最优先考虑，以确立大学所应当报答和适应的对象。

长仓——是啊。

不过，刚才听了大谷先生的说明，好像是在施工现场，就是刚刚提到过的绿地的边线南侧的那个地方，当时就有人问说到“这片地方应该怎样处理？”，结果大谷先生回答说“这个地方我不准备用”。虽说



池田武邦

1924年——生于高知县
1949年——东京大学第一工学部建筑专业毕业
1949年——株式会社 山下寿郎设计事务所
1967年——株式会社 日本设计事务所创立 就任董事
(1990年 社名变更为 株式会社 日本设计)
1974年——就任董事会代表并副总经理
1976年——荣获日本建筑学会作品奖
1976年——就任董事代表并总经理
1981年——荣获日本建筑学会业绩奖
1989年——荣获日本建筑学会霞关大厦方案纪念奖
1989年——受勋于荷兰王室
1989年——建筑审议会委员
主要作品
“霞关 Building” “京王 Plaza Hotel”
“新宿三井 Building” “工业技术院筑波研究中心” “冲绳热带 Dream Center” “长崎荷兰村” “德岛县厅舍”
“新日矿 Building” “东京 Bay Hilton International”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新川崎三井 Building” “都立大学新校园” “长崎荷兰村主题公园”等
主要著作
《Module》(1964年 建筑家协会编 彰国社) 《超高层建筑》(1972年 鹿岛出版) 《设计方法》(1976年 彰国社) 以上均为合著

国际交流会馆和图书馆已经建在那里了，可是不是说今后一直都不再建任何建筑在那里了吗？

大谷——就只有那个地方我当时是拼命保住了。

长仓——也就是说那里原来是被特意保护下来的，可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好像还对此不太理解呢。

高桥——现在才真正是恍然大悟了。

长仓——是啊。

大谷——我曾说过旧尾根线以南不能动。因为只要自然环境安定，在遥远的将来，对各方面的情况才会有些许的益处……。

长仓——这方面大家都很注意。无论如何，那里最终将成为学校的扩建用地，因此也有相当多的人对那种保护绿地的做法持赞同态度。但是，实质上这可以算作一个近乎强制性的命令了吧。

高桥——尾根以南的确是什么都没有建。

长仓——这点已经根深蒂固地在大家的脑海里了。

池田——大家好像总是认为，所谓自然啊

绿地啊，只要种一些树在那里就可以了，但其实远非如此。种哪些树，其周围的环境是否适合，有多么适合，都不得不考虑。还有，要对一定面积的绿地进行保存的话，就必须认识到它周围几倍面积的地方也将因此变得很重要。诸如此类，在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方面，大部分人还知之甚少。

长仓——由于去年的台风，多摩地区出现了泥石流，京王新线的一部分因此停顿了3天左右。小田急线也被迫关闭了。那个时候，大家才真正地体会到刚才诸位所指出的对于多摩来说不能不去做的事情的重大意义。我们的确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了切身的感受。

池田——在这次项目中，我们对山体下滑也作了相当充分的考虑。尤其那个地方属于一种极易发生山体下滑的环境，因此大谷先生也对这点极其注意。

长仓——大谷先生来现场踏勘的时候，当时我们正在铲平山体，到处都是被挖的土堆，真是……

大谷——是啊，当时正值施工途中，我也没有把握是否应该再多削去6m，因此对总体也就没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构思。

长仓——由于当时还要考虑到文物发掘的问题，所以曾作了各种构想。

一开始，那里属于住宅用地，曾打算在那里建住宅。现在，大家知道在大学和车站之间有一个天幕，也曾有人建议把这之间的6hm²作为大学用地，也有提案说可以把运动场放在稍远一些的地方。

池田——太可怕了。

长仓——后来，牧野副知事就说，利用上面的那块地，就是现在的文科区所在的原来的那块台地(高地)，无论如何试着做一个方案出来吧……。因为要在近期内完成好像比较困难，就商量说方案就先做到该地以东的学生区周围怎么样……。

池田——牧野？就是当时担任事务局长的那位吧。那个人办事相当踏实。

长仓——牧野应该算是最大的贡献者，都知事也是最大的贡献者。可在推进方案实施方面还要数牧野先生。

池田——是啊。在我们具体工作的实施方面，他也是最默契的，真是太幸运了。

长仓——不管怎么说，18年了，这期间很多历届的局长都给我们帮了很大的忙，这中间牧野先生算是做到极限了。

校园及其设施规模

高桥——从说起要建新校园，已经有18年了吧？

长仓——是啊。从昭和48年我接手这个案子算起，已经有18个年头了。在第11年的时候我们终于登上了南大泽的台地，其后又扩展到运动场一带，总面积共约43hm²。但这其中有13hm²不能用……。

大谷——因为是自然绿地的关系嘛。

长仓——是啊。

这样一来，剩下的用地大约是30hm²。大家认为这个面积作为一个大学的用地是不是稍嫌过小呢？

大谷——我不觉得。

长仓——那就是说面积刚刚好？

大谷——是的。我认为这也是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方面去考虑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无限制地随便使用物质和土地。因此，说句有点儿极端的话，我们甚至应该规定到了郊区就只能盖高层，也就是说，为了不伤害大自然而尽量选择高层。不要再无限制地一味扩大平面面积而造成对自然的无休止的伤害。基于这种想法，我不赞成扩大不必要的用地。

只是，我觉得割割山体是又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长仓——另一个问题？

池田——假如我们当时对多摩丘陵不作丝毫的改造，而是将其原封不动地作为建筑用地，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

大谷——那我就双手颤抖着，什么也做不出来了吧。(笑)

长仓——那还是选择修复一下的方法比较好。(笑)

池田——那就多少感觉心安了。要是能不怀着一种“这也太过分了，把好好的山削成这副样子”的罪恶心情去把事情做好该有多好。

大谷——我也有一半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一直有意回避这个话题。

长仓——大学的设计规范中有规定，用地面积应该是建筑面积的6倍，而都立大学的结果算下来是3倍。虽然设计规范中的特殊允许范围是3倍，可这种3倍的方案作为一个大学来讲究竟怎么样？

池田——这种方案恐怕行不通吧。

大谷——所谓的3倍，把运动设施也算在内了吗？

长仓——算在内了。所以，18年前我们就是按照80~90hm²的标准设置基准进行申报的。但最终审批下来的面积的确是非常紧张……。

高桥——就是说批下来的结果只有当初申报的标准面积的二分之一。但是，以现在的面积来看是足够了。

长仓——新校完成以后，我们也感觉面积大小刚好适中。13hm²的绿地给人感觉校

园整体并不是那么拥挤，有张有弛，其作用还不小呢。

高桥——绿地的面积再稍微缩小一点倒是可以办到，要再大一些就不可能了，已经没有余地了。

大谷——说的也是。

长仓——建筑的面积感觉怎么样？

大谷——文科区的建筑基本上是按照构想的规模进行的，所以比较放心。但理工区方面就有点让人不安了。

长仓——是啊，理工区的人在功能布置方面很啰嗦吧？

大谷——文科的老师对于建筑的理念与理工的老师的确很不一样。理工系的老师将建筑当作一种手段，当作装置的一种，所以总是不断地试图去改变，做什么事情都很当机立断。相反地，文科的老师则是愿意将自己的城堡、自己的某些东西寄托于建筑之中，积极地去适应建筑本身。

高桥——是啊，在文科区进行设计的时候确实比较得心应手。

长仓——文科的老师当中，也有很多人曾抱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但是现在，对新校区感到满意的说起来还是文科的老师比较多吧。从面积上讲，现在的文科区是原来旧校址的2~3倍，理工区则是1.6倍左右。

大谷——差不多吧。所以我对理工区有些担心。而且，由于当时“都民专科学校”方面的内容还不稳定，考虑到如果面积太大的话文科区的方案就有可能倾斜，因此曾非常担心。

池田——后来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吧。

长仓——是啊，多亏规划比较合理，当时据说其余的分校方面的设施预计将被纳入旧都厅原址的“都民广场”计划当中，现在是被归入了都厅旧第3厅舍之中。

大谷——这样的结果很不错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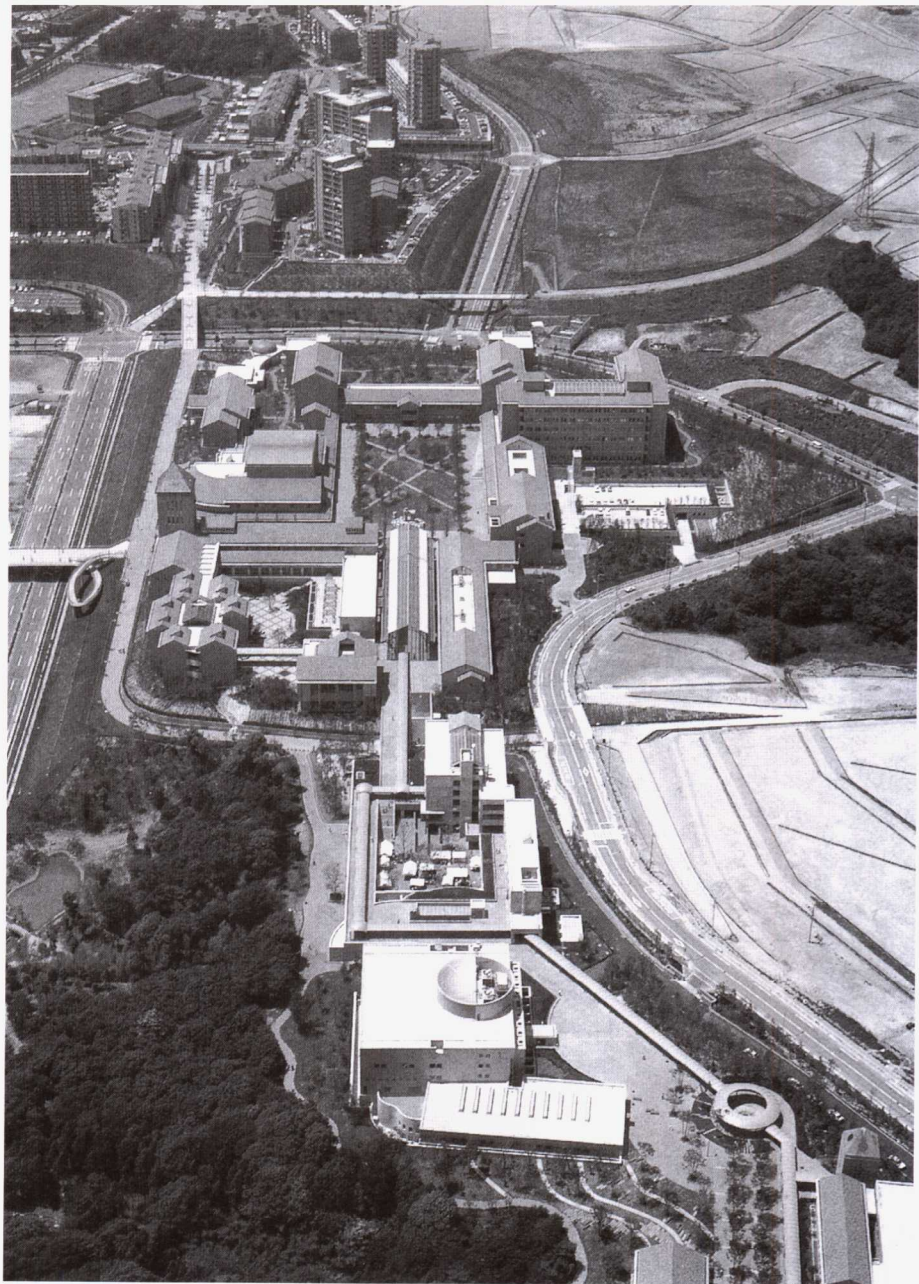
周边环境的整顿

长仓——高桥，新校园的背面怎么办？我们对此非常关心呢。

高桥——是啊，我现在也正在为这件事苦恼呢。大谷先生所提到的正因为是郊区才应该建高层的想法终于被我以极其直观的方式深刻体会了。因此我所提案的其实是超高层，但实施起来却很不顺利……。

不过不论怎样我对都立大学都是负有责任的，所以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佐野总长也曾威胁过我呢。他说“我们是离得最近的邻居。所以没有我们的许可，绝对不许建任何奇形怪状的东西在那里！”（笑）

长仓——大学的東西向用地狭长，与背面



都立大学新校园：从文流区上空俯瞰本部及文科区

的用地相连，但由于建筑基本都集中在北侧，所以大家都对其北侧背面比较关心，猜测说不知道高桥先生会怎么安排呢。

高桥——也许我这么说有些奇怪，不过这话大家最好还是对东京都去说吧。新都立大学是那里的先住民族，大家一定要以强硬的姿态发言说“请听一听我们先住民族的意见吧！”（笑）。我也和先住民族站在一起……。

长仓——是啊，还是要有一定的关联才行啊。

高桥——没错。池田先生和各位辛辛苦苦地在那里努力，好不容易取得了那片土地的使用权。作为该土地的延伸，其背后的那条路对学生和住在那里的人们都显得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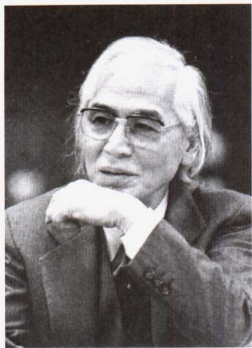
为重要。因此，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想办法解决。

大学广场

长仓——下面我们换个话题。对于建筑学的学生来讲，在他们身边有很多非常好的教材可以随时使用。不论是空间、材料，或是设备、系统等方面，各类参考书应有尽有。就这样如果我们建筑学学生的水平还不能显著提高的话，连他们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的。（笑）

高桥——先不管学生自己怎么说，相反的我们这方面倒是先觉得于心不安呢。（笑）

长仓——我觉得这次的广场对于作为教育



大谷幸夫

1924年——生于东京
 1946年——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专业毕业
 1971年——任东京大学工学部都市工学专业教授
 1984年——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并任千叶大学工学部建筑专业教授
 1989年——任株式会社大谷研究室代表

主要作品

“国立京都国际会馆”“金泽工业大学北校区系列设施”“国立公害研究所”“东京大学法学·文学部研究楼”“冲绳国际会议中心”“多摩NT百鲁科丽双南大泽高层”“都立大学新校园总体规划”

获奖情况

国立京都国际会馆设计竞赛最优秀奖（1963）
 泛太平洋建筑奖（1969）
 日本建筑学会奖（1983）
 建筑业学会奖（1966、1967、1970、1988）

主要著作

“空地的思想”（北斗出版）
 “大谷幸夫 建筑与都市论集”（劲草书房）
 “大谷幸夫编 对于城市何谓土地”（筑摩书房）

的媒介来讲是再适合不过的一个作品了。不论是在空间还是细部上都融入了大量的心血。大谷先生，你是否会对着学生说，这部分做的相当不错哦？

大谷——我认为总体规划应该尽可能的抽象笼统，具体的部分还是交给设计者处理比较好。

长仓——比如说像广场的面积，大家都非常关心。

大谷——像这一类的规模是我事先就决定的。比如前面的广场、中庭，还有斜面的广场，我想这些东西的特征再过一些时候就会非常明显地显现出来的。

长仓——好像已经显现了呢。有不少人感叹说布局非常巧妙。

大谷——那再好不过了。

长仓——那一带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广场，在其整体稍有倾斜的同时，巧妙地与周围

的建筑和台阶融为一体，再加上回廊的环绕，您一定为此颇费苦心吧？

池田——是啊，的确也尝试过多种方案。我们的理念，是要建成一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好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建筑也是尽量使用了这方面的素材。

大谷——一直以来的传统的中庭或是广场，讲究通过自己所在的建筑可以看到对面建筑中的人。因此，人与人的交流等等这种团体意识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

长仓——我这么觉得。

池田——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想，在那个被圈起来的空间里是否应该种些树，或者干脆什么东西都不放，做了各种假设。最终的结论正如刚才大谷先生所说的，最重要的还是能互相看到对面的人的表情，所以决定不在那里种树了。

长仓——国外大学的建筑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像我们这样的广场，迄今为止在国内还是很少见的。

大谷——尤其是像这种规模的，的确不多。

池田——是啊。

长仓——曾有一位国外大学的校长来我们学校参观，他看了以后说“以贵校这样的条件，我觉得可以派我们的学生来留学了”。（笑）这是我从很难听到的一种感想，说明人家从环境方面也给予我们极大的认同。

大谷——还是欧美人对建筑的感觉比较敏锐。

长仓——说明我们的这种建筑方式的确具有大学应有的那种感觉。

大谷——也有这方面原因吧。而且，我们的总体规划也是以传统手法为根本……。

池田——这次，我是将外部空间当作被建筑和建筑围起来的内部装饰来做的。

长仓——这也就和大谷先生所写的，以建筑创造良好环境的理论相同吧。

长仓——没错。

国际交流会馆

长仓——高桥先生，这次我们拜托您设计了6栋建筑，您对其中哪一栋最满意呢？

高桥——我在每一个作品上都下了功夫。

也许这种说法有点奇怪，实际上我所有意识追求的是每一个在手法上都有所改变。图书馆采取的是文艺复兴风格，国际交流会馆则有一点巴洛克式的意识在里面，而体育馆则带有一定的现代主义和时代感。在做的过程中，包括色彩的搭配以及方案的设计都力求遵循以上手法……。比如，在做大阪艺术大学的塚本纪念馆的时候，我追求的是罗马式的风格。对这一

类的东西我好像一直就抱有一种怀旧或者说执著的情感。

在这次的这些方案中我觉得最对我脾气的应该算是巴洛克了，也就是说国际交流会馆是最能体现我的个性的。

长仓——在国际交流会馆的中庭您设计了一个茶室，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方案的时候还担心会不太协调呢。

高桥——其实我自己也曾经非常不安呢。

长仓——但结果没有任何的问题，进行得相当顺利呢。

高桥——我也这么想。其实都是托了日本设计的福。他们在那里投入了大量的植栽和各种各样的园林必需品，所以……。负责这部分的是和“日本设计”也有合作的园林师，我和他几乎每天都见面，就连庭院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是一一和他商量了以后才放进去的。

还有，在决定“怨庵”这个茶室的名字的时候，曾向桐敷真次郎先生请教，也拜托了不少人士……。

长仓——是啊。后来您还说要向校长先生请教，对吧？

高桥——是的。后来校长就在晚上打来电话，“高桥，叫‘JYOAN’怎么样？”“这个字是有是，不过叫‘如庵’有点不太合适吧？”“不是，是在下面再加一个‘心’的那个‘怨庵’^①”。从这件事我对这个人的才学感到非常的吃惊。

后来，好像是竣工以后的事了，那附近有一家好吃的烧肉店，我和校长一起去吃了一次。在那里，他说“要是下有辈子的话我也想当一名建筑师呢”。我当时听了非常高兴，可能是羡慕我能随心所欲地做事吧。

大谷——而且还是用别人的钱。（笑）

高桥——就是就是。

校长给起的“怨庵”这个名字真是太妙了……“怨”这个字好像是孔子最喜欢的一个词呢。孔子说过很多名言，一次，好像是颜回问他说“在您说过的那么多话里，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词？”孔子回答说“应该是‘怨’吧。”

有了这间茶室，大家要是吵架了，可以一边喝喝茶一边取得相互谅解，其实也很不错嘛。

长仓——我也觉得校长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当时还以为是“如庵”，还为此专门跑去拜托校长给题字呢。

高桥——而且字也写得这么好。

大谷——写得太好了。

高桥——我真是太吃惊了。

长仓——这件事的确进行得很顺利。

高桥——其实早在草图阶段就定下来了。

^①在日语中，“如”与“怨”同音。

然而把茶室放在外面则是后来的事情了。最初人家本来是要求放在室内的。

长仓——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不会形成今天这种布局了。

高桥——是啊。在我万分为难的时候，最后终于答应可以放在外面……。虽说那是一个加了钢框架的木造结构……。

造园的师傅，在露地^②部分甚至装上了水琴窟^③，考虑得实在是太精细了。

长仓——就是说您对国际交流会馆是最满意的了？

高桥——不，应该说是最费力气的。

长仓——前不久，有一位熟识的建筑家来了，他看着水池上面的梁说了一句话“高桥君真年轻啊”。（笑）

高桥——关于那个梁，大家有过很多评价呢。上次伊东丰雄君来的时候也说“高桥君，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那飞挑出去（横空出世）的台阶，连我都模仿不来。而且，还架一座像那样的梁，倒是年轻人都这么干。可你高桥君也这么做就有点奇怪了”。真是被不少人说过呢。

但是，大家难道不觉得那道梁除了在那里迂回一下以外没别的办法了吗？“哎哎，这道梁是要往哪里走呀”“已经就要断掉了呀”，到最后真的“唰”的一下折了下去，容易给人这种印象吧？（笑）

长仓——但是，年轻人好像蛮高兴的。

高桥——是啊。年轻人好像都相当的喜欢呢。

建筑的新工法与新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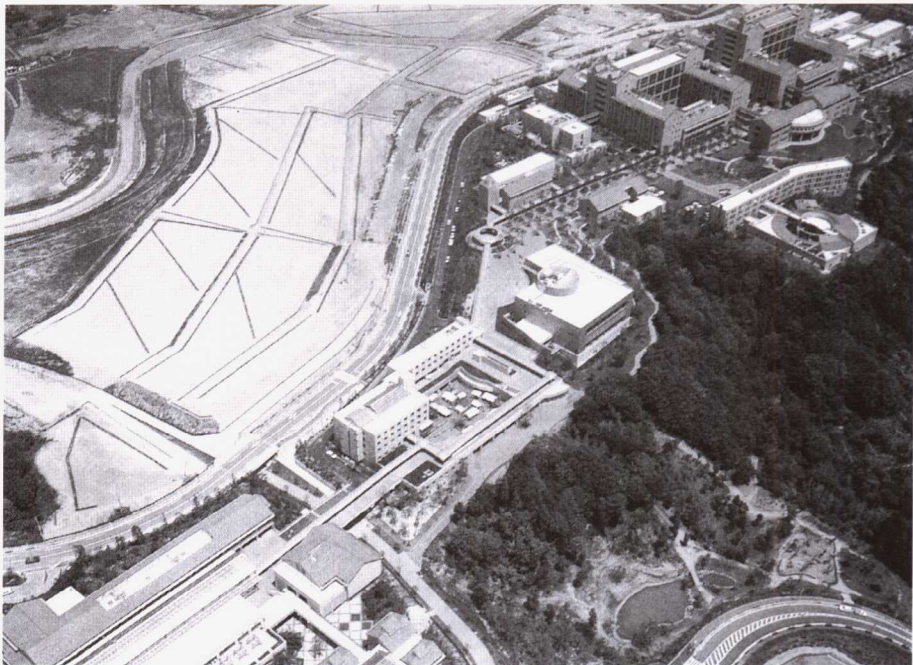
长仓——池田君，觉得这次的满意之作如何？

池田——我的任务是做全体的归整。

长仓——目前各种各样系统的商品目录品目繁多，最近，有很多已经被导入我们都立大学并投入使用了。比如高压天然气的中央供给系统等等。也就是说，都立大学的学生能够很容易地看到一般人所很难看到的東西。

池田——是啊。

长仓——其中还有为了所谓的情报化所铺设的光纤网络，就连超级电脑也包含在



交流区与理工系区

内。我们现阶段可以自豪地宣称“我们是日本第一”……，但实际我们在情报化的设计上费的功夫实在不小。

池田——没错。（笑）

长仓——最近，文部省用两年的时间归纳出台了“文化教育设施的智能化”政策。指出大学以及所谓社会教育设施的智能化是什么，并且应该以此为目标努力。其中包括4项主要的内容，而我觉得所说的这几项我们其实已经实现得相当不错了。

因此，工程费用的计算就变成每平方米40万日元的基准了。这在昭和63年（1988年）……。从事建筑的人听了这个数字倒是都说太便宜了……。

高桥——那个标准现在无论如何已经办不到了，当时真是太费劲了。（笑）

长仓——丹下先生说东京都厅舍的主体是每坪^④110万日元，议会楼是每坪130万日元，就在差不多那个时候。

高桥——不不，我当时是因为总得考虑要如何分担赤字而苦不堪言的。（笑）

长仓——也就是说连都立大学也……？

高桥——没有，当时经济情况的确非常紧张，虽然后来多多少少又有了一点钱，不过大家实在是帮了大忙了。

池田——在施工方法上也用尽了心思。

长仓——比如缩短工期或者是尽量采用节省人工的工法，对吗？

池田——是啊。从一开始那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呢。

高桥——“日本设计”的建筑都采用的是新式工法，但我们这边还是旧式工法，所以大家都非常劳累。

池田——因为要一遍遍地来回反复嘛。

高桥——一次，我跑到某个公司的总部，头一次向人家低声下气地说“不好意思，帮我一个忙好吗”。原本完全不用这么做的，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整体的预算，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

长仓——这还是公共建筑令人悲哀的地方。虽然这样说也许不太好……。

大谷——记得到后来建设费还不断地膨胀，对吧？

高桥——那个时候正是成本价格上涨最厉害的阶段呢。

长仓——昭和63年（1988年），可以说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吧。

但是，完工以后的状态可以说基本上和预想的差不多，对吧？

池田——当然了。当初认为重要的部分都完全严格地按照预想的完成了。

高桥——也不能算是完全。我所承担的部分就和理想的有很大出入。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做。但是，在顾全了这方面的同时，就会有另外一些东西你不得不放弃。

还是下山总长负责的时候，一次，池田和我被他叫去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我说“总而言之，我会尽力去创造那所谓‘无用之用’，为了这‘无用之用’的空间的达成，请您一定要给我以支持。因为这‘无用之用’对于建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下山先生听了以后对我非常的理解和支持。

池田——在这一点上确实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类似“这种东西是没有用的，没必要

^②露地——指日本式茶室所带的庭院。

^③水琴窟——在日本式庭院中，利用洗手后的水，或是大自然中的雨水，水滴形成共鸣的音响装置。在地下埋入伏瓶从而形成一个空洞，当水滴流入时发出仿佛琴瑟般动听的声音，故曰“水琴窟”。

^④坪——面积计量单位，1坪相当于3.306m²。



高桥 航一

1924年——生于青岛
1949年——东京大学第二工学部建筑专业毕业
就职于递信省①营缮部设计科
1956年——任武藏工业大学助教授
1960年——设立第一工房
1967年——任大阪艺术大学教授
1971年——获日本建筑学会奖
1979年——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
1982年——获日本建筑学会奖
获日本艺术院奖
1983年——获建筑业协会奖（BCS奖）
1986年——获建筑业协会奖（BCS奖）

主要作品

“佐贺县立图书馆”“佐贺县立博物馆”“都立中央图书馆”“大阪艺术大学”“筑波大学第一、第二、第三学群栋”“中部大学”“东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部”“实践女子大学”“工业技术院 资源环境技术综合研究所”“Magazine House”“东京电力能源馆”“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协会迎宾馆”“冲绳县浦添市民体育馆”“东京都立大学新校园”

的”这样的话完全没有说过，真的是很有绅士风度。

高桥——是啊，我们真是太幸运了。

下山先生在竣工式那天来到国际交流会馆，他眺望着那个水池说道：“哦，高桥说的原来是这个呀。”

那个空间，给人造成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氛围。要让一个外行的人来理解这种意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谷——而且，这种空间所营造的氛围，在空间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是体现不出来的。一定要对这种尚未显现的东西进行说明，几乎是不可能的。

高桥——是啊。从根本上讲，这可以说是设计者的宿命，连自己都还没搞清楚的东西怎么去向别人说明呢。

大谷——模型规模太小，虽然整体上能大概看出个一二三，但和真正的实物比起来

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长仓——是啊。

还曾经拜托池田先生做过很多说明呢。

高桥——池田先生解释得非常高明。利用照片等等道具深入浅出地，而且是极其巧妙地进行了说明。

长仓——他的说明果然很有效果呢。

瓷砖、复合铝板以及素混凝土

长仓——到最近为止，大学校园全面地贴装瓷砖这种形式，在国立公立系统还是很少见的吧？

池田——我在设计筑波学院都市的工业技术院的时候，有关瓷砖的问题，当时是属于通商省管理的范围，从一开始就做好了瓷砖的预算。做预算是由我们负责的。但是，建设省的建筑研究所是先出现的，他们使用的不是瓷砖而是水泥砂浆。而材料的订货是由建设省来做的。所以，同是“筑波”的研究所，其中只有一个铺装瓷砖好像就不太合适了。

因此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是由我和高桥还有西泽文隆三个人做的设计。预算也已经拿到了，而且，对于建筑来说比较起来当然还是瓷砖要好得多。但是，政府方面，却说因为没有先例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后来好不容易勉强被我们说服同意采用瓷砖了，可马上又提条件说颜色必须是和水泥灰浆一样才行。（笑）

正是因为出现过这样的闹剧，所以，在设计都立大学的时候，我就强调一定得用瓷砖才行，因为瓷砖对于建筑的将来也大有益处。从一开始我就毫不怀疑地抱着这种态度。

长仓——我们校方当时也是坚决支持装瓷砖的。

高桥——不好意思，我可是没有采用瓷砖的（笑）。

长仓——就是说嘛。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使用复合铝板的呢？

池田——这个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答不出来吧（笑）。

高桥——是啊。你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我还真是很难回答呢。其实这就如同在国际交流会馆铺装大量的玻璃瓷砖一样，是相同道理，在做着做着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你会觉得，哦，这个地方一定要用铝板材才行，或者甚至连对于细部的感觉，比如说，这个地方还是夹杂瓷片比较好等等这一类的念头也会闪现呢。

当时，我之所以很想在国际交流会馆的正面做一个隔断，也许刚才所说的

所谓灵感也算原因之一吧。我就是想在杂木林与交流会馆正面之间的空间里做一个分隔，从而把那些不相关的世界完全隔绝到另外一边。这样一来，在隔断的制作方面，就要求它既是一面墙但又必须是透明的，而且，既可以看得到人来人往，却又无法看清对方的脸。基于此种考虑，我最后才决定将玻璃瓷砖稍作加工铺装上去的。

长仓——您刚才对玻璃瓷砖的说明，就算是让一个不懂建筑的外行人听了，也很容易接受呢。但是，整个校园只有图书馆装的是复合铝板，于是就有人说“是不是因为为中心建筑呢？”。如果是高桥君的话，一定会马上决定采用外露混凝土墙的吧……。

下面说几句闲话。那还是我对中部一所小学的建筑进行指导的时候的事了。一次我去他们那里，正好碰上建设公司的人都要坐公共汽车出去，说是要去看看大阪艺术大学的外露混凝土。

高桥——的确有不少人来看过。可是看了以后，有一半的人当场就放弃了。（笑）

长仓——虽说我们没有当场放弃，可说实话，都立大学做得到底怎么样？

高桥——确实大家都尽了最大努力了。以体育馆为例，从地板开始全都使用的是素混凝土。这样一来，地梁的一部分就显现出来了。在打地梁的时候，曾担心使用素混凝土的话会不会和上面的部分不配套，所以最终打了两次混凝土。先是将外侧原来的涂层部分去掉，重新增做6cm厚度。在打外壁的时候，又从上面的部分向地梁外侧重新打了一次。我们的素混凝土就是这样完成的。因为牵扯到钱的问题，还曾担心人家不给做，结果担心得多余了，合作得非常愉快。

长仓——您是不是想对大家说素混凝土不用去大阪艺术大学看，来都立大学就足够了？

高桥——还没到那个程度呢。（笑）

大谷——因为时代不同嘛。

高桥——是啊，时代不同了。

长仓——大谷君也喜欢用素混凝土呢。

高桥——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一位做过大阪艺术大学的技师——那个我一手指导成长起来的技师，也参加了大谷君的京都国际会议场的展示场的制作。

大谷——那个人相当厉害呢。

高桥——还不错。他属于一家叫做“公家”的施工队。因为是大谷君的项目，我当时就向大成建设推荐让“公家”来做。事后有一次，“公家”因为艺术大学的其他事情来我这里的时候，因为他们上次表现出

①递信省——原内阁行政机构之一，主管邮政及电信。1949年废止。

色，保住了我的面子，我就夸奖他们说干得真不错。他们听后又说“大谷先生还给了我们感谢信和红包呢”。我觉得您太多礼了。（笑）

大谷——那件事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笑）感谢信当然另当别论。

高桥——因为那真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技师。那种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时代不同了，人几乎没什么参与意识了。可是当年那个时候，就连拆卸预制混凝土夹板的每一个工人都自始至终地知道应该如何爱护这来之不易的混凝土墙。还有搞设备的。那些技师对于打好的混凝土墙的持续维护的心情真是非常的了不起。

长仓——虽说一般人都认为素混凝土不好，可我还没有听到都立大学的什么人这样说呢。

高桥——也许真的不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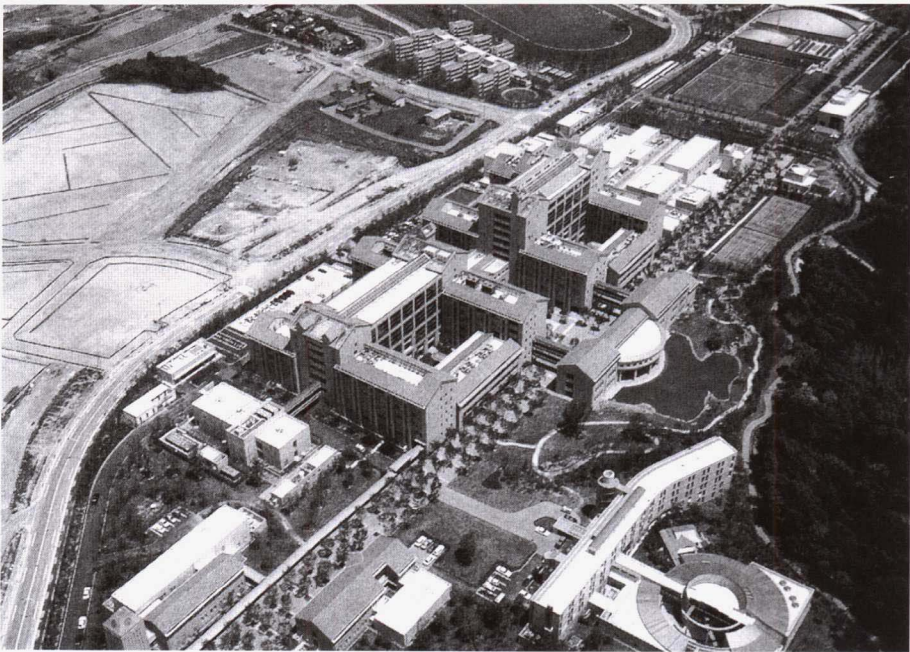
因为，目前现场打的混凝土存在着各种缺陷。除了近5年到10年间的生产构造中使用的骨材的关系之外，也有混凝土本身的原因。由于新抗震的要求，钢筋的使用越来越多了不是吗。对混凝土的发展来说这些都只能是拖后腿的因素。

说句实话，对于混凝土来说，不添加任何砂石或钢筋这类东西还是最好的。因为很难办到所以才加入了钢筋。而要如何弥补由此带来的缺陷就成了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混凝土能否维持100年”这种设问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说“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混凝土维持上百年”，这种设问就好多了。因此我一直坚持认为混凝土本身是无罪的。

当然也有不太好的方面。比如说，水泥的粒度是一定的，而这一定的粒度却正是容易产生毛细裂缝的原因，都是不好的因素。这种被人为地加入了各种负面因素的混凝土怎么会好到哪里去呢。所以，很早以前，前川先生就说过这样的话“诸恶之源乃所谓之象鼻也”。我认为确实如此。

长仓——下面我还是想说一下完工以后的事情。我们在所有的用地上都使用了素烧瓷，对吧。前几天，在校园文化节上有很多学生摆出了夜市，摆满了我们那条步行街，看起来就像真正的商店街一样，还真像那么回事。他们搬来了煤气罐，在那里做饭来卖。结果把瓷片弄得变色了，吓得他们第二天使劲儿在那儿擦洗。（笑）这使得佐野总长非常生气，命令他们立刻弄干净……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只留下一点点痕迹。

池田——素烧瓷就是有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随之渗透进去了，倒也没什么不好。（笑）



理工系区与体育系区

长仓——就是，想想素烧瓷还是挺好的。

池田——给人的感觉还不错吧。

长仓——而且，在改变花色或替换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连廊之是与非

高桥——大学里建筑之间一直都有连廊相连。这里我想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大家觉得连廊的功罪如何？简单地说，在连廊里我们无法看到建筑。我把国际交流会馆前面切得一千二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的图书馆和国际交流会馆之间就是断开的。

长仓——这一点还引起了大家不少争议呢。有人说下雨的时候要怎样才能走到对面去呢，甚至还有抱怨说一下雨国际交流会馆的营业额就减少了呢。（笑）

因此，我就提议，是不是可以给两侧常备一些可以让大家借用的雨伞呢。

高桥——有道理。（笑）

大谷——去国际交流会馆只能从图书馆那边走吧。

长仓——是啊。要是从下面或别的什么地方也能到国际交流会馆就好了。我就知道这一定是高桥君坚持绝对不能接连廊才造成的局面……。

高桥——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埋怨的。不过，不就是下雨嘛，淋湿一点又有什么，湿着过去不就行了。（笑）说起来，大阪艺术大学不是也没有雨棚嘛，全都是露在外面的。

长仓——但是都立大学从工学部到文科系所有的建筑全都连在一起。会被雨淋的地方只有那一处，其余的都有连廊。

高桥——但是，看不到天空多不好呀。偶尔个别地方断开一下，可以让人一下子看到整体的世界。

池田——下雨的时候都打着伞，是看不到天空的。（笑）

长仓——我们校园东西长达1km，下雨以及夏天炎热的时候，可以在连廊下面走，大家都觉得这样很不错。

高桥——不过，像这种有雨棚的校园，全世界只有日本才有。

池田——那是因为日本比其他地方雨水要多得多，和欧洲呀，美国加利福尼亚呀这些地方气候不同嘛。

长仓——作为我们这些建筑的使用者来说，就是爱讨论这些事情。不过这可并不意味着我们最终会决定放弃哦。

池田——是啊。日本的建筑，从各方面来讲都不得不考虑雨水的问题。不过仔细想一想也有道理，那两座建筑离得那么远，我觉得没有连廊倒也不错。

长仓——天气好的时候的确感觉不错，两者遥相辉映。可是只要一下雨大家还是会抱怨呢。

池田——我觉得这一点恰恰不错。校园整体都接了连廊，到了高桥君设计的地方，风景一下子就变了，也蛮好的。

高桥——是啊。以后每次走到那里，如果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骂“这个混蛋”，从而这样地想起我，我会很高兴的。（笑）

长仓——总长也是撑着伞过去的，他可没说这样的话哦。

高桥——总长太伟大了，因为他还期望自己今后能转世投胎变成建筑师呢。（笑）

池田——要是当时全都交给高桥君来做的

话，也许后果不堪设想呢。（笑）

长仓——归根结底还是大家合作得好啊。

面向新传统的创立

长仓——最后，作为校园的设计者，想请各位简单地谈一谈今后对都立大学的期望和要求。

大谷——我觉得都立大学的规模，在日本的大学中不算庞大，规模刚刚好。而且，她作为一所综合大学，其应有的各项内容也一一具备，从该种意义讲算是条件相当不错的了。希望今后在这里继续不断创造出新传统。

长仓——我愿意继续坚持不懈地将绿地保护下去。

大谷——那就拜托了。

池田——我看了欧洲的大学校园后深受触动的是，校园成了城市构造的核心之一。经常可以看到市民们自由地在校园里约会，校园成了市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我觉得都立大学也正是以创建自由开放的环境为基本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

而且都立大学的设计也与其周围的环境十分融洽。我们公司有一名职员，家就在都立大学附近。他说自己星期天有时候会怀着像是去公园转转一样的心情来到都立大学，经常会碰到住在附近的熟人和家人也在那里散步。

长仓——是啊，经常会看到在校园里散步的人呢。

高桥——有的还带着孩子。

池田——像这种开放型的校园，这种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也从环境上渐渐成为城市的中心之一的校园形式，对今后城市的建设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次的设计正好符合了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希望，今后都立大学的校园能继续在这方面有更加长足的发展。

长仓——当时还曾经担心过材料会不会容易脏，这样做会不会容易出事故等等各方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那时候真是杞人忧天了。

设计的时候将方方面面的问题已经考虑得非常完备，所以也许是“衣食足而知礼节”吧，学生们对新校园也很珍惜。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池田——这是环境对精神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希望一定使之成为一项传统继续发扬下去。

长仓——是啊。总长也是这个意思。

高桥——我觉得对建筑而言，所谓的免维护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地，依靠大家的双手不断去维护和保养才是最重要的。就

像是说什么木造建筑一直维持了多少多少年，那其实还不是全凭了人的精心的保养吗。人在与建筑的接触中，比如说擦拭、清扫，都会使建筑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并且，这种对建筑的孜孜不倦投入的精神同时也会促使人对它产生越来越多的感情。

因此，维护和保养的事情没有一古脑地全部交给维修公司，我想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让建筑系的学生一年拔一次草，或者擦洗一次图书馆的地板。让山岳系的学生把所有的玻璃垫块擦一遍等等。

长仓——山岳系倒是可以做的来。

高桥——其实有那样的先例呢。巴黎的由贝聿铭先生（I.M.Pei）设计的卢佛尔宫的玻璃金字塔，就是由山岳系的学生负责清扫的。蓬皮杜中心（1977年开馆，以当时的总统命名。位于巴黎的国立文化设施）当时也在维护保养方面投入了大量金钱。大家也知道那里并不是一个随便擦擦就能擦干净的地方。正是因为精心地维护和保养，建筑才能保持其相应的洁净与舒适。越是保养越会有珍惜和喜爱之情产生。

正如拥有市民权的人都应该伸出双手去积极维护城市的洁净与美丽。而所谓的“免维护”这种思想本身我认为就很奇怪。所以我想告诉每一个人，希望大家都能首先专心做好校园的维护工作。现在，我们知道，以总长为首的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校园都十分的珍爱，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和发扬下去。

长仓——我觉得现在的出发点非常好，我希望能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

池田——受长仓君之托，我在都立大学做了8年的老师。记得4月份开学的第一天，我去教室上课，那还是在原来旧校园发生的事了，教室里满是灰尘，3月份写的放假注意事项还原封不动地留在黑板上，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把它擦掉。所以每次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我都会对他们说“你们觉得这样的环境好吗？下面我马上就要讲构成人类环境的建筑的话题了，希望你们把自己能做到的现在就在这里做好。”说完我就出去了。然后大家这才开始清扫。

但是即便如此，每年他们都记不住。所以，8年来我每年都在重复地做着同样的事情。（笑）如果这是在以前，高年级应该会提醒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吧。这就应该叫做创造“传统”吧。

长仓——这在现在这个年代好像很难办到了呢。

池田——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希望在这

个新校园，学长们会负起责任把这些事情告诉给低年级的学生。就像刚才高桥君所说，保养和维护是他们最基本的义务。学生能做到的就尽量让学生去做。至少要知道什么地方是学生应该去做的。然而，如果把这当作强制性的任务去做的话其实是很难成功的。所谓公共建筑在这一点上都是很关键的。

长仓——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全校没有一个乱扔的烟头。

高桥——那很不错嘛。

长仓——我们必须让学生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必须让他们主动认识到这一点，这很重要。要做到这点要有一定的基础，那就是大家的共同合作。

高桥——前几天理学区的孩子们不是主动去除杂草了吗。像这种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的行为是最宝贵的。

池田——是啊。

长仓——今天真是太感谢各位了。